

图①:7月1日,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甄丽娜(右一)姐弟俩与爷爷奶奶的合影。弟弟(右二)手中的大辣条是他们准备送给父母的礼物。



图②:7月4日,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甄丽娜姐弟俩和父亲在自家小工厂里合影。



图③:7月2日,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13岁的曾金坤和他独自生活的家。

图④:7月4日,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曾金坤(左一)和他的亲戚们。

一线蹲点影像

1500公里,28小时。今年暑假,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的326名“小候鸟”分别乘坐7辆大巴车,前往父母务工之地——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开启一场“逆向”团聚。

很多孩子都是第一次独自出远门。为了确保行程的安全顺利,当地公安部门主动参与组织,支教教师、医生等志愿者也加入进来,携手为这趟相聚之路保驾护航。

7月初,本报记者登上大巴车,记录下他们这趟从故乡到他乡的“迁徙”。



↑7月4日2时许,大巴车停靠在湖南省永州市洪观服务区,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民警陈刚巡查各车人员情况。



↑7月4日,孩子们到达广东省东莞市后,当地民警给孩子们和家长们上“暑期第一课”,开展安全教育。

7月3日8时,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7辆大巴车缓缓驶出。326名当地留守儿童开启了一场跨越1500公里的特殊旅程。此行的目的地是全国最大的毛织品集散地——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那里,是他们的父母长年务工的地方。

车轮滚动,苍翠的华蓥山慢慢消失在车窗外。车厢里,孩子们的眼神中,有离家的忐忑,更有奔向父母的雀跃。10岁的甄丽娜一睡着就会重复相同的梦,梦见自己到大朗了,一次次醒来,又一次次睡去。

为了让远方的家长放心,前锋区公安局派出民警全程护送。队伍里还有来自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志愿者和前锋区人民医院的医生,他们时刻关注孩子们的需求。

全球每5件毛衣,就有1件来自大朗。大朗是全国最大的毛织品集散地,拥有20万名毛织工人,其中大约8万名来自前锋区。“世界毛织之都”美誉的背后,是众多“小候鸟”的父母在异乡的奋斗。

今年“六一”,甄丽娜在学校主持节目,妈妈从大朗赶回来,但节目一结束又匆匆走了。分别时,甄丽娜哭了好久,那时她就想暑假一定要去大朗。她的父母在大朗经营着一家小型毛纺加工厂,订单高峰期常常需要通宵达旦地工作。“她妈妈不回来,我一个人实在搞不定。”7月5日,甄丽娜的父亲说。

7岁的胡明宇是个爱笑的小男孩,生活在前锋区观阁镇农村老家。今年春节后父母返回大朗,临走时胡明宇还在熟睡。“他妈妈走时没叫他,后来他哭了整整10天,一跟妈妈视频就掉眼泪。”奶奶张兴力叹了口气,“老家没活干,要出去讨生活。”

从广安前锋到大朗,1500公里的距离,对留守的老人和孩子而言是巨大的障碍。开车需20多个小时,乘火车则需经重庆、广州多次辗转。“以前送孩子得托熟人帮忙,现在有民警全程护送,又方便又放心!”前锋区广兴镇的留守老人张光兰说。

张光兰曾在大朗务工,她的儿子去大朗务工时才18岁,如今已经38岁。今年暑假,她决定把14岁的孙子蒋毅送到大朗去见父母。张光兰的老家有一座20多年前建的二层小楼,房间很多,家具很少,红墙裸露在外,至今还没有抹水泥。

“我们班有十几个同学都去大朗了,那边更热闹。”蒋毅说。据当地派出所民警介绍,广兴镇有2.58万户籍人口,其中半数以上在大朗务工。

坐28个小时的长途车,对很多孩子来说还是第一次。途中,有孩子晕车,车队立即在最近的服务区停靠,随队医生陈国庆赶紧过来检查。6岁的甄志林也有点想吐,邻座的孩子围了过来,互相照顾。

7月4日11时许,大巴车陆续下高速,开向大朗镇。早早在此等候的大朗交警列队迎接,路边很多电动车、三轮车也停了下来,望向大巴车的方向。孩子们不约而同,挥舞起国旗,远远地跟迎接和等待他们的人打招呼。

车门打开,孩子们奔向父母的怀抱,欢笑与泪水交织。

“总算一个不少地送到了。”把孩子悉数送走后,前锋区公安局民警陈刚紧绷的神经总算放松下来。

“前锋是他们的家,这里也是。”参与孩子交接工作的一位大朗民警说。



↑7月4日,经过28个小时的长途跋涉,7辆大巴车安全抵广东东莞市大朗镇。孩子们从大巴车下来后,家长们迫不及待地围了上去。

→7月4日11时许,大巴车陆续抵达广东省东莞市大朗镇,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驻东莞农民工服务工作站志愿者们拉起横幅,欢迎“小候鸟”的到来。



↑7月3日,在大巴车上,来自江苏师范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庄玲(图左)教孩子们折纸。



↑7月3日傍晚,在湖南省怀化市怀化服务区,孩子们在吃晚饭。



↑7月3日,随队医生陈国庆为一名晕车的孩子检查身体。



↑7月3日傍晚,大巴车在湖南省怀化市怀化服务区停车休息时,6岁的张松宇(图左)领着3岁的妹妹找寻他们乘坐的大巴车。



↑7月4日,张松宇兄妹俩与母亲相聚。

【蹲点手记】

愿团聚的路不再漫长

1500公里,28小时。这不是一次普通的旅程,而是一场326名“小候鸟”跨越山河的“逆向迁徙”。

13岁的曾金坤显得格外安静,他刚上初中就已经能够自己照顾自己,“感觉我在老家,爸妈挣钱能更容易点”。少年话语平淡,但那份超越年龄的懂事,让人心头一酸。

旅途并非一帆风顺。有人晕车,有人找不到厕所,有人搬不动行李……年龄大些的孩子自然地当起了“哥哥姐姐”,照顾身边的“弟弟妹妹”。这自发的互助,是孤独留守岁月里磨砺出的坚韧与温情。

当车队驶近大朗,交警列队开道,车瞬间沸腾。一位民警拿起话筒,即兴说道:“你们的父母为这座城市作出了贡献。这份礼遇,是对劳动的尊重,也是祖国强大的表现……”

这声音,连同窗外父母们焦急等待、最终相拥的画面,深深烙印在我心里。而那条由民警和志愿者共同守护的1500公里路,也变成了一条让思念得以回响的归途。

与这群孩子同行是一段珍贵的缘分。出发前,我在前锋区的村落里记录下他们的身影;抵达后,我将一些合影洗印出来,送到他们手中。这一张张照片,是对这段旅程的见证,也是我给予的最朴素的祝福。

愿每一只“小候鸟”,都能平安健康长大。愿不久的将来,团聚的路,不再漫长。

吴凡